**《阳光灿烂的日子》**

　　导演：姜文原著：王朔《动物凶猛》

　　演员：夏雨宁静斯琴高娃王学圻冯小刚王朔

　　获奖：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银狮奖）。

　　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

　　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十大佳片评选“国际十大佳片第一名”。

　　解读一：

　　整部片子就是一部共产国家兄弟之间对於理想的憧憬、幻灭，以及相互间由友谊之情转化为矛盾甚至仇恨的寓言故事。片子的海外版名字是[intheheartofthesun]，此处，thesun是不是也是在暗喻几个共产国家曾经炽热的乌托邦呢？

　　马小军与几个哥儿们多少可看成是几个共产国家间的关系。「羊搞」让人把「封」了，几个兄弟为他报仇出发前收音机播的是关于越南的报导，骑著单车出发时用的是《国际歌》配乐。有一个小女孩在「朝鲜大使」来华的那一场出现。她叫「张晓梅」，她说：「是拂晓的晓」。还有「我们俩的生日是罗马尼亚的解放，同月同日但不同年」，使得这种隐性主题更加明显。

　　父亲的军装退色了，孩子们却穿起了新的军装，那年代军装便是最华美的礼服。小军向父亲撒谎说米兰是老师那场，他穿著了父亲的新军装，与父亲面对面坐著，似乎他们之间是拉近了，在父亲眼里，儿子只是在装模作样地吹牛骗老子，很快地，他丧失了这自以为平等的机会。「把军装给我剥下来」父亲命令著，儿子只有乖乖地除下军装。而父亲回来之前小军正穿著军装吃醋，而叫他吃醋的是真正当过军人的刘忆苦。《天鹅湖》跟其它苏联歌曲都是从苏联传来的，穿着军装群舞这场戏（除了米兰），跳的不但有仿似芭蕾的舞蹈动作，还有从其它苏联电影学来的哥萨克舞，而後来米兰的白天鹅与刘忆苦的双人舞实际上便是一场革命样板戏的演出。

　　关于那个最高的，也是最接近太阳的大烟囱，就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建设了。上大烟囱据说没有路上去，但马小军还是上去了，并在上面高呼「瓦西里」。马小军没摔个粉身碎骨，郤弄得满头满身都是乌烟还大叫著：快买烟去。保住马小军性命那余热的气流以及沉积多年的烟灰。「瓦西里」又是什麼呢？为什麼要在烟囱顶上（接近理想的顶端）高喊呢？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瓦西里是一个洞悉刺杀列宁阴谋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士，是摧毁阴谋和保卫革命成果的关键人物。

　　米兰曾把《列宁在1918》说成是《列宁在十月》，马小军立即指出是《列宁在1918》不是《列宁在十月》，为什麼马小军这样强调这两者的不同呢？是的，两部影片所描述的根本不同在於《列宁在十月》说的是十月革命推翻沙俄政权的斗争，《列宁在1918》说的却是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期的斗争，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时期的斗争」，《列宁在1918》里的斗争是党内意识形态分歧後的所谓同党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权力斗争已经剧烈到运用刺杀的手段来实行，《列宁在1918》里说的是刺杀列宁的阴谋。那时的中国以及其它共产国家也都进入了《1918》里那种斗争的危机之中，不能自拔，而这，也就是那班对未来仍充满希望，被英雄主义激励著的小孩们成长的背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账该怎样算呢？那《中俄尼布楚条约》又是怎麼一回事？「谁干的？是谁干的！」老师愤怒地问，同学们都把手伸出来：「不是我！不是我！我手乾净的！」这是笔没人认的旧帐。谁知道？马小军站起来，他也不知道，但他闹著说：我只是说，可能动机是好的。

　　戏里头的其它女性角色，母亲似乎是一个从从前的像米兰那样的位置沦落至一个满怀怨言的角色，她骂儿子要骂上他爸，然而孩子的爸爸不回家其实不关孩子爸爸的事，只是她没办法往上骂而已，母亲出现的家里老贴著一句大标语：永远忠於毛主席，爸爸只是忠於毛主席罢了。

　　第一次见到米兰的时候，他是从一把西方传入的单筒望远镜里先看到的，那时就像鬼魅神秘而不知所踪，是从偶而神差鬼使地打开暗锁空间里发现的，而且是从望远镜里从一个偷偷进入的私人空间，处於抽离的视野回望学校及观察老师後发现的。後来他找到了那藏於帐篷後疑幻疑真叫他沉迷不已的彩色照片。第二次见到米兰是在她的床底下。而这第三次，他刚失去自由，他很快地脱了身，提著随时掉下的裤子，（最後那次是争持中米兰把他的裤子剥下来）手中紧抓著原不属於他却无法选择的皮带追赶著很快便失去影踪的她。第四次，马小军刚好从墙上跳下捡拾掉在地上的火柴（一枝火柴可燃亮一个细小的太阳）。那次以後，她就没有戴上黑眼镜了。

　　米兰小腿上绑著的那条细小的钥匙，那钥匙开的大概既非明锁，也非暗锁。也许我们都被银幕上米兰那实在是「胖了点」的小腿给迷惑了，因而忘了绑在上面的细小绳子上吊著的那条细小的钥匙，那该是可以开启另外一种前所未见的大门的钥匙。纵观全片，米兰可以被理解为乌托邦式的理想。这个理想看似是几个年轻人的性萌动，实则可能是几个年轻的共产国家曾经炽热的共产理想。

　　也许我们实在不该像现在这样阅读这影片，也许现在的这种阅读方法只是像马小军那样由於不认识曲谱而把《外国名歌二百首》错当成一本书（误读）。只是，那难道就不行吗？《外国名歌二百首》既印成了书，而就无可避免地可被当成一本书来阅读

　　导演说：“我不能发誓要人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

　　解读二：

　　作品使用了一些超现实手法，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暴力和性的彻底完结，电影试图逼真的描画出青春和暴力的幼稚与无知，这种幼稚和无知恰好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而这种成长是以中年的马小军（姜文旁白）的回忆来讲叙的，在这个过程中，回忆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混合交织在一起，难以辨别。电影在此处也便有了更多的解读的可能，也越发哲理意味。

　　王朔／姜文的这种叙述策略使青春及记亿更加具有一些超现实的格调。阳光、灿烂、喧闹、欢乐、不负责任、自由自在、初恋的甜蜜或心虚、精力的夸耀、害怕孤单和被人排挤，《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讳言其叙事立场．堂而里之地略去了那个年代里的青春苦涩的一面，让观众欣赏北京少年擂着胸膛向全世界吹大牛的气魄和纯真。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毫无疑问，原本属于个体行为的对性的追求成了一种集体行为。而这一追求的集体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于北蓓，另一个是米兰。

　　当于北蓓在其他伙伴的嬉笑声中强吻马小军．马小军极力拒绝，最终马小军脸上红红一片而于北蓓气急败坏的时候，《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性进行了第一次嘲讽和瓦解。对于马小军这个对性略觉神圣与神秘的半大孩子来说，性竟然成了一种强迫进行的集体游戏。于是在马小军的眼里，于北蓓成了一个毫无神秘性因而毫不美丽的单调的性的对象。在她那里，马小军找不到一点他所渴望的“美丽”的东西。

　　米兰“干呼万唤始出来”的出场给了马小军以极大的神秘感，于是在他眼中，米兰成了他自视是由自己独自寻找到的美丽高贵的暗恋对象。然而最初的神秘并没有给马小军以长久的可以守候的美丽体验。由最初不敢看米兰熟睡中无意暴露出来的身体；到看着身穿大块暴露的泳衣的米兰，说她“肥”得像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而朝她丰脓的屁股端上一脚：再到他最想要强暴米兰……马小军一步一步陷入对性的谜惑与失落之中。性的美丽的外衣一层层地被剥落，性不过就是欲望。

　　尤其当“彪哥”这个黑社会大哥以米兰的昔日情人身份出现时，尽管马小军仍旧毫不犹豫地拿起刀子想保卫她，但米兰的美丽与神秘已经开始破碎了，因为米兰根本就不是纯洁的；当刘忆苦公然以米兰的男友自居时，马小军终于明白，米兰从来没有和他好过，她不过是他的暗恋甚至是意淫对象。于是，“强暴”这种最拙劣最无能的满足性欲的手段被他使用，可用这种手法去获得实际上摧毁了他心理上最后那点残留的美丽：当情况变成米兰大叫“你觉得这样有劲吗”时，马小军歇斯底里的喊道“有劲”。性，美丽的性甚至是肮脏的性都离他远去了。

　　当马小军穿着米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条鲜红的游泳裤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要再次向米兰证明自己以求最后的美丽，不如说他是要彻底摧毁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他绝望地从高台跌落入水，在池中沉浮，那一刻马小军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念头了。——他再次游向了米兰、刘忆苦、于北蓓这些他曾经拒绝过的人，他渴望再次融入他们，然而结果却又是摧毁：千万只脚一次次踏下来向他宣告他彻底的孤寂。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获得庸俗大众的认同，成了孤零零的人。

　　就这样，对性的瓦解完成了。马小军由拒绝庸俗的性到追求美丽的性再到美丽破灭再到拒绝庸俗最终彻底绝望——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性的摧毁的全过程

　　傻子形象：大院门口那个骑着扫帚的疯子，那个疯子始终没有参与其中，就像流淌的时间一样跟这些年轻人打着招呼，许多年以后，他们全变了，只有那个疯子没有变，接受时代的人一辈子都在追赶时代，最后，人还是一样任由往事被当作玩笑，任由阳光灿烂的日子永远属于那逝去的记忆。傻子路路或许正是代表着这样的已经逝去的记忆。也正是一直在路上的时间本身。